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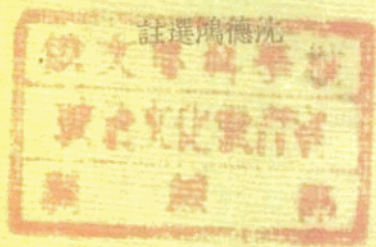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莊子

沈德鴻選註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緒言

### 一

莊子名周，史記本傳說是蒙人，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是宋之蒙人；漢書藝文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，注曰，名周，宋人。

史記集解引漢書地理志曰：蒙縣屬梁國。據地理志，漢之梁國，領睢陽、蒙等七縣，本注謂睢陽故宋國，微子所封。漢的梁國，當今河南省商邱縣南，蒙故城當今商邱之東北。

史記又說莊周嘗爲蒙之漆園吏；正義引括地志云：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，……其城古屬蒙縣。冤句縣當今山東省河澤縣西南，與古蒙縣相近；正義所引云云，當屬可信。

莊周的生卒年月，不能詳知。史記云：周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據莊子逍遙

60/057 4/8592-1

遊、德、充、符、秋、水、徐、無、鬼、等、篇、之、言、則、莊、子、與、惠、施、爲、友、死、在、惠、施、後、惠、施、曾、爲、梁、  
惠、王、之、相、（見莊子秋水篇，呂氏春秋淫辭篇高誘注，又不屈篇，）然則莊周生  
同梁惠、齊宣之說，亦屬可信。史記又云：『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  
爲相，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  
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，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，豈可得乎？我寧遊戲污瀆  
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！」莊子秋水篇亦記此事，惟  
以神龜取譬，稍與史記不同。（列御寇篇亦記之，文與史記同，惟未言是楚王，疑  
是後人抄史記僞作。）楚威王元年就是梁惠王三十二年，其時梁惠王因屢敗  
於軍旅，正卑禮厚幣，招致賢者，鄒衍、淳于髡、孟子都至梁；又其後數年，齊宣王敬  
禮文學游說之士，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予、慎到、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，爲上  
大夫，不治事而坐議；至於第二、三流的人物，集「稷下」高議者，多至三千人。但  
是這兩處，莊周皆不與份。各書未言周到過齊國，秋水篇言惠施相梁後，周曾至

梁訪施。據呂氏春秋，惠施用事於梁，圍趙邯鄲，三年勿能拔，士民疲羸，國家空虛，天下之兵大至，又云：「惠王布冠而拘於鄆，齊威王幾弗受，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，幾不出乎魏境。」（不屈篇）史記魏世家言惠王二十九年，以中山君爲相，惠王二十九年，正齊宣王元年，證以呂覽所稱，可知惠施爲相，當在惠王十年（或再前些）至二十八年之間，而莊周至梁，大概也在這個時期。楚威王聘周，當是更後的事。又據戰國策，惠施當魏哀王時尙在，姑假定他不及魏昭王之世，則惠施逝世至早在哀昭之間，卽西曆前三百年頃。莊子死在惠施後，據徐無鬼所稱，似惠施死已久，而莊子過其墓，則莊周逝世至早亦在西曆前二八〇年頃。

如上所述，莊周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，卽與孟子同時，然熱心排斥異端如孟子，而竟無一言及莊周，殊爲可疑。惟細考之，則亦不然。蓋孟子之闢異端，與荀子異。荀子是網羅的排擊異端，孟子特舉異端中之近似「聖道」者，辭而闢之，所謂惡紫之奪朱也；故對於楊墨，則特舉而攻擊之，於許行亦然。餘如兵家、縱橫家

等，僅有一度概括的排擊，見於離婁上篇，而亦未舉家派及人名。至若莊周的學說，與孔門顯然大異，故不在特舉排斥之列。這是一個理由。又莊子主逍遙出世，而孟子要「用世」，二人在思想上雖截然反對，而在行動上卻不相妨礙；孟子所熱心攻擊的，正是那班與己爭用世的異端，莊子既與孟子無所爭，故孟子也就放過了。這是又一理由。

所以孟子之未言及莊周，是不足怪的。

## 二

漢書藝文志道家，著錄莊子五十二篇；今所傳者，三十三篇，即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。據經典釋文，古來注家把五十二篇全注的，惟司馬彪與孟氏二家；餘如崔譔、向秀、郭象、李頤等，則因五十二篇中言多詭誕，或似山海經，或類占夢書，故以意去取，或稍取外篇而全棄雜篇，或外雜並採若干，惟內篇全取，則衆家所同。今各家注本皆亡，惟傳郭象注本，計內篇七：逍遙遊、齊物論、養生主、人間

世，德充符、大宗師、應帝王是也；外篇十五：駢拇、馬蹄、胠篋、在宥、天地、天道、天運、刻意、繕性、秋水、至樂、達生、山木、田子方、知北遊是也；雜篇十一：庚桑楚、徐無鬼、則陽、外物、寓言、讓王、盜跖、說劍、漁父、列御寇、天下是也。共三十三篇。此外逸篇篇名，往往散見諸書。經典釋文引郭象言，有關奕、意脩之首危言、游疊、子胥等篇名。史記本傳謂：「畏累虛、兀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」索隱稱畏累虛乃篇名。（又謂即老聃弟子；兀桑子即庚桑楚，今本莊子有庚桑楚篇，云是老聃弟子。）又北齊書杜弼傳，言弼曾注莊子惠施篇。而後漢書、文選注、藝文類聚等書引莊子語，亦多不見今本中；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亦然。這些料想都是三十三篇外逸篇中的文句了。

五十二篇佚存三十三篇，似乎是極可惜的；但我們也要知道今傳三十三篇中確實可信是真的，只有內篇七篇，其餘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，大半是假造的，至好亦不過是弟子們的追記。據經典釋文，崔向諸家並保存內篇，可知五十二

篇內所逸失的，只是雜篇外篇；經典釋文又云：「言多詭誕，或似山海經，或類占夢書，故注者以意去取。」可知今傳之外篇十五雜篇十一，尙是比較得好些的，故郭象取之。然則五十二篇的莊子雖佚存至三十三篇，但又幸而所逸者，只是些膚淺的僞作。

蘇軾莊子祠堂記云：「……然余嘗疑盜跖、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。至於讓王、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。反而觀之，得其寓言之終，曰：陽子居西遊於秦，遇老子。『老子曰：『而睢睢盱盱，而誰與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』陽子居蹙然變容曰：『敬聞命矣。』其往也，舍者迎將其家。……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』去其讓王、說劍、漁父、盜跖四篇，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：『列禦寇之齊，中道而反。……曰：『吾驚焉。……吾嘗食於十餐，而五餐先饋。』然後悟而笑曰：『是固一章也。』莊子之言未終，而味者勦之，以入其言。』子瞻此論，極有見地，然讓王等四篇則誠爲僞作了，而列御寇篇且記莊子將死，弟子要厚葬之，則列御寇篇亦不可信。

——至多不過是弟子所作。其餘諸篇：天下大概是戰國末時人所作的一篇「後序」，說明莊子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，可斷言非莊子所作；刻意、繕性二篇，羅勉學謂其淺陋，則已疑之；徐無鬼、則陽、外物等，僅取內篇中已見之旨，反覆取譬，了無精義，疑亦後人雜湊僞作。惟秋水、馬蹄、胠篋三篇，文義並勝，尙屬可信。胠篋篇言「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」，而自田成子至齊亡時，僅得十二世，故疑此篇亦非莊子自作；然馬蹄、胠篋二篇並爲莊子無治主義（或稱無政府主義）的結晶，雖小可疑，而大體可信。寓言篇乃莊子自釋文例，當是一篇自序，也可信是莊子自作。故外、雜篇共二十六篇，真者只居其半數。

蘇軾謂：「凡分章名篇，皆出於世俗，非莊子本意。」（莊子祠堂記）此因莊子內篇篇名皆有意義，外篇及雜篇則取本篇首句二字或三字以題名，故來蘇軾之疑。然篇分內外，實爲當時的習慣；稱外篇者，大都爲弟子所作，稱內篇者，大都爲弟子記錄師言，或竟爲師之親筆。以此說證莊子內外雜三篇的內容，並



無不合；子瞻所言，非是。

## 三

漢代言道家者，常舉黃老，老文，罕言老莊。老莊並稱，大概始於晉代。當時達官名士，都喜莊子。世說新語言「庾子嵩讀莊子，開卷一尺許，便放去，曰：『了不異人意！』」又言「阮宣子有令聞，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：『老莊與聖教同異？』對曰：『將無同。』」太尉善其言，辟之爲掾。（并見世說二文學）這兩段話，一正一反，都可以看出莊子在那時是如何的風行。然當時一般文人只是好譚莊子，並沒有多少人去研究莊子。劉孝標注世說，引向秀別傳云：「秀與稽康、呂安爲友……後秀將注莊子，先以告康、安。康、安咸曰：『此書詎復須注，徒棄人作樂事耳！』及成，以示二子。康曰：『爾故復勝不？』安乃驚曰：『莊周不死矣！』（晉書向秀傳謂秀注既成，以示康、安曰：『故復勝不？』二子讀之始嘆服。）可知那時的文士大都只是剽掠莊子上的話頭以爲「玄譚」，並沒人把莊子來研究，向秀用了

苦工去注釋，便被人目爲迂腐。

世說新語又云：「初注莊子者數十家，莫能究其旨要；向秀於舊注外，爲解義，妙析奇致，大暢玄風，惟秋水、至樂未竟而秀卒。秀子幼，義遂零落，然猶有別本。郭象者，爲人薄行，有備才，見秀義不傳於世，遂竊以爲己注，乃自注秋水、至樂二篇，又易馬蹄一篇，其餘衆篇，或定點文句而已。後秀義別本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莊，其義一也。」（又晉書五十，郭象本傳，文句並同。）今通行郭象注本，向注早已亡失。（陳振孫謂向秀之注，宋代已不傳。）據上所引，郭注實竊向注，似無可疑。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謂世代遼遠，傳聞異詞，晉書云云，恐未必信。今以世說、晉書所云，合之經典釋文所記，誠有足資人疑惑者。據經典釋文，向秀注莊子篇數，有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三說，並謂向注無雜篇；但今傳郭注，共三十三篇，其中雜篇佔十一，與釋文所謂「向注無雜篇」固已不符；且世說謂象僅加注秋水、至樂二篇，改易馬蹄一篇，則即依釋文所記向注篇數三說中之最後說——二十八

篇——言之，亦僅三十篇，何來三十三篇之多？此等疑點，足爲郭象辯護。但是今考經典釋文及張湛列子注等所引向、郭二家之注，並皆大同小異；如果郭注實由創作，安能與向注冥合若是？可知郭象竊取向注之說，並非全無根據。至於篇數不符，及無雜篇與有雜篇之別，設非釋文誤記，或係郭象取向注離合爲三十三篇，且分其中數篇命爲雜篇——可是這都不能深考了。又按秋水篇「與道大蹇」句，釋文云：「蹇，向，紀輦反；」又「曩空之在於大澤」句，釋文云：「曩，力罪反，向同；」又「證鼻古今」句，釋文云：「鼻，向，郭云，明也；」又「捕鼠不如狸狷」句，釋文云：「狷，音姓，向同；」然則秋水篇也是有向注的。

向、郭以前，注莊子者已有數十家；向、郭以後，至明代，注者更多。惜大半逸亡。據明焦竑莊子翼所列引用書目，自郭象以下凡二十三家；旁引他說，互相發明者，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；又章句音義，自郭象以下，凡十一家。（焦竑引書名雖多，實惟郭象、呂惠卿、褚伯秀、羅勉道、陸西星五家之說爲多，其餘特間出數條，略

備家數而已。然都不及郭注之精審。近百年中，考據家校讀古書，用力甚劬，發見甚多，而莊子則因舊有釋文，討治者反寡。僅王念孫、洪頤煊、孫詒讓、俞樾等人，各舉數十條而已。又有綜合諸家之說而爲集解者，有郭慶藩的莊子集釋與王先謙的莊子集解。至於疏解義理，從事者更少。章炳麟作齊物論釋，以「唯識」解莊子，最爲特出。

自晉以來，對於莊子的研究，略如上述。

#### 四

莊子天下篇批評莊子的學說道：「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；死與生與，天地竝與？神明往與？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。——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儻，不以觴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；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真，以寓言爲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瓌瑋，而連泝

無傷也；其辭雖參差，而諷詭可觀。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已。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肆，深閎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！這一段話，批評莊子的學說，極爲精當。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物；不謹是非，以與世俗處；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」這幾句話，便是莊子思想的概要。莊子那個時代，中國七雄並立，連年戰爭，民衆所受的痛苦極烈；而思想界又混亂不堪，儒墨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公孫龍等的詭辯，益使人迷亂而不知所從；在這種環境裏，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自然會產生，莊子卽其代表者。莊子把「有無」、「大小」、「是非」、「善惡」……等等分別，一律否定；他並且把自身存在的價值也否定了。大宗師裏說子輿有病，子祀問他：「女惡之乎？」子輿答道：「亡。予何惡？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，子因以求時夜。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，子因以求鸚鵡。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子因而

乘之豈更駕哉……」這便是莊子自道。

因爲莊子的根本思想是虛無主義，所以他把當時的兵亂苛政全不算一回事；他沒有出過一條「撥亂反之正」的方案。他不贊成那時的政治，也不贊成那時的各派思想；但是他儘管攻擊別人，卻不肯積極的和他所不贊成的思想爭有天下。因爲如果去爭，便與他的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物；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」的宗旨相反了。

莊子的政治思想極近於近代的無治主義（即無政府主義）。馬蹄篇裏說：『馬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；齧草飲水，翹足而陸。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義臺路寢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曰：「我善治馬，」燒之剔之，刻之錐之，連之以羈帶，編之以皁棧，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飢之渴之，馳之驟之，整之齊之，前有櫛飾之患，而後有便策之威，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。陶者曰：「我善治埴，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。」匠人曰：「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鈞，直者應繩。」夫埴木之性，豈欲中規矩鈞繩

哉？然且世世稱之曰：伯樂善治馬，而陶匠善治埴木。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」胠  
篋篇裏說：『撻玉毀珠，小盜不起，焚符破璽，而民樸鄙。掊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』又  
說：『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畜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  
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，當是時也，民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居，  
鄰國相望，鷄狗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若此之時，則至治已。』看這幾  
節話，我們知道莊子認定政治上的干涉主義是擾亂之源，去了干涉，任其自然，  
天下就太平了。他以為盜賊是治盜賊的法律所養成的，故曰：『聖人不死，大盜  
不止。』『掊擊聖人，縱舍盜賊，而天下始治矣。』這豈不是和近代無治主義者  
之所云極相近麼？又莊子稱古代「民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  
居……」為「至治」，可知他的理想社會只是人類歷史最初期的原始共產  
社會；這卻和近代無治主義者所描寫——或竟可說是夢想——的理想世界，  
很不相同了。莊子推求原始共產社會所以破壞之故，以為全因有了聖人來制

禮作樂，鼓吹仁義，以至民爭歸於利，不可復止，而天下每每大亂，故他以爲只要廢禮樂，棄仁義，黜聖人，便可以回到從前的原始共產社會。他竟沒想到事情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。

總之，莊子的根本思想是懷疑到極端後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；莊子的人生觀是一切達觀，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義。向來人只說莊子偏激，實在莊子的議論或有似於偏激，可是他的行爲卻中和平易之至。他否定一切，固然像是高超，固然像是極革命的，但是他把一切都看作毫無價值，失了自己進取的地步，故只能逍遙物外，竟成了進步革命的障礙物。依莊子的處世哲學，所謂願爲「祥金」，願爲「不材之木」，最好不過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，不問民生痛苦，樂天安命，聽其自然的廢物，下焉者且成爲阿諛依違，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！這話並不是無理由的武斷，有史事可以爲證。莊子豈不是盛於晉代麼？那時的智識階級豈不是除了幾個譚玄自樂的廢物外，只有些阿諛兩可的無恥小



人麼？

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，莊子自有他的地位；他是他那時代的產兒。在戰國政治昏暗，民生痛苦，思想混亂的環境裏，發生莊子那樣的思想，原不足怪。我們如果據研究古代思想史的立點而言，則莊子一書本身的價值及其對於後代思想（例如晉代）的影響，都不容忽視；牠（莊子）是我們古代思想史上極重要的一頁。但若我們不是取歷史的研究的態度，而思行莊子之道於今之世，那就犯了「時代錯誤」的毛病了；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。

一九二五 五 一四

沈德鴻